



心情坊
女性休闲读物

有你， 时光恰好

YOUNI
SHI GUANG
QIA HAO

Wang liao liao works 王了了 著

逆天了！
这次不是
大灰狼扑倒小白兔，
而是
毒舌妹子
领养萌物总裁！

当桃花从天而降，
女汉子应该
观望还是猛扑？



不是在最美的时光遇上你，而是遇上你，才是最美的时光。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ww.jscbs.com

时 有
光 * 你
恰 ,
好 王了了

YOU NI
SHI GUANG
QIA HAO

Wang liao liao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你，时光恰好 / 王了了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99-6812-4

I. ①有…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1136号

书 名 有你，时光恰好
作 者 王了了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尉迟芸涵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王红依 尉迟芸涵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7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812-4
定 价 26.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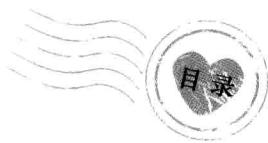


YOU NI
SHI GUANG
QIA HAO
有你，
时光恰好



- | | |
|------------------------|---------------------|
| 第一章 青春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 001 | 第十一章 太子爷的反抗 / 103 |
| 第二章 巧合多了就成了悲剧 / 009 | 第十二章 人人都爱孙女婿 / 113 |
| 第三章 好奇往往是恋情的开始 / 018 | 第十三章 坑爹的洞房花烛夜 / 125 |
| 第四章 新欢是假，旧爱是真 / 027 | 第十四章 老公，让我疼你吧 / 136 |
| 第五章 麻烦都是扎堆出现的 / 041 | 第十五章 初恋归来 / 146 |
| 第六章 爱情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 052 | 第十六章 物是人非 / 156 |
| 第七章 世上只有妈妈好 / 060 | |
| 第八章 单身的人都是可耻的 / 072 | |
| 第九章 我们结婚吧 / 082 | |
| 第十章 乐极生悲 / 094 | |





YOU NI
SHI GUANG
QIA HAO

有你， 时光恰好



第十七章 昔日情歌 / 166

第十八章 要宝一家人 / 177

第十九章 对面的男人看过来 / 190

第二十章 这是我的温柔 / 200

第二十一章 贤妻良母 / 211

第二十二章 父母一定要见证儿子最骄傲
的时刻 / 222

第二十三章 我有多爱你 / 232

第二十四章 爱情这东西，没道理的 / 242

第二十五章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 / 250



第二十六章 意外的赔偿 / 260

第二十七章 初恋VS老公 / 270

第二十八章 我等你，三年为期 / 279

第二十九章 惊天大秘密 / 290





粉嫩嫩，滑嘟嘟，肉肉的脸蛋弹性十足，圆乎乎的小手就像两个肉球，在嬉笑间攥成一团上下挥舞，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转过大大的脑袋，吮着手指往后一望，水汪汪的大眼瞬间让空气绽开了透明的花！

猫着腰躲在墙角的女人一手捂着口鼻，一手握拳，强忍住想要喷鼻血的冲动，酡红着两腮说：“胖太，不要停下来，摇动着你的小屁屁，继续奔跑啊！”

话音刚落，“咚”的一声，一个虎拳结实地砸了下来，女人被打得一蒙，连痛呼都省了。

“谁是胖太啊！别乱给别人家的小孩起怪名！”

被打的女人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捂着脑袋跳起来：“陈灏暖，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打我的头！”

陈灏暖握着拳头，忍了又忍，嘴角抽搐地说：“陶青春，快点改改恋童癖的毛病吧，你真的很像变态哎！”

“嘁”了一声，陶青春双手交叉，又望向那一群过马路的小人儿，眼神迷离闪烁，一脸陶醉：“看看那群小肉球，实在是可爱到爆啊！”

“变态春，再不走上班就要迟到了！”

“等等，再等等。哎哟虎虎，小心点嘛，差点就摔倒了真是！”

“话说虎虎又是谁啊？求你不要再乱叫别人家的孩子了！”

“嘻嘻，小帅帅仍然那么活泼呢，看他又去欺负别的女孩儿了！”

“……”

扶额长叹，陈灏暖真想一脚踩死陶青春。也不知为什么，平日粗声粗气、行为举止跟女人一点沾不上边的彪悍女人，会这么喜欢小孩子，当然仅止于漂亮的小孩子。犹记得上次在商场，一个小女孩在奔跑中不小心滑了一跤，眼看就要扑到陶青

春的脚边，其实她只要伸手扶一把就万事大吉，偏偏这个死女人青筋一暴，轻蔑地哼了一声闪到一边，口没遮拦地来了句：“擦，真丑！”让跟上来的小孩母亲听了个正着，差点没跟她掐起来。

嘴巴损到没边儿，性格还如此恶劣，说句不好听的，陶青春就是个十足的大贱人，也真亏她能平安无事地活到现在！或许也正是因为她连缺点也懒得掩饰的直率，才让自己一直死心塌地地将对方当做最铁的死党吧……这么一想，自己也够贱的。

正当两人磨叽着准备去上班的时候，一辆加长的劳斯莱斯缓缓地从两人身边驶了过去，于是大贱人陶青春的眼睛又直了。

“看看那车身，低调的华丽啊！那弧度，阳光滑过去一溜儿的水嫩啊！哎哟喂，我爱死那轮子了，交错的轮骨，一看就高档到不行啊！”

“擦擦口水。”

陈灏暖面无表情地将面纸递过去，对方瞄都不瞄，还真的拿过去象征性地抹了抹嘴：“咱什么时候能赚到那一个轮子啊？”

“嫁给车的主人就行了。”

“开什么玩笑！这种车子的主人不是老得说话漏风，就是秃顶禿得能反光的胖子，我一青春靓丽魅力无边的姑娘，他配得起吗！”

话音刚落，后座车门处就踏出一条腿，修长笔直得让陶青春后面的话消于无形。

在陶青春的世界中，汽车看轮，男人看腿，而当一个长腿男人从一辆炫到不行的名车上下来时，那这个男人对陶青春来说，外在就完美了。而且她从来都不认为上帝是公平的，谁说公平她跟谁急，所以当男人顶着一张让阳光都黯然失色的脸蛋出来时，她反而比看到那条腿时还冷静。

上帝，您能去死一死吗？

“青春，你貌似猜错了，如果不是我眼花的话，车子主人似乎帅得很离谱啊！”

陶青春不置可否，她对男人的兴趣一向不及对漂亮孩子来得凶猛。所以当她看见一个顶着卷毛的小正太跳下车时，她淡定的表情才骤变，而当小正太身后又下来一个小小正太时，她彻底地风中凌乱，激动得语不成调：“离谱！太离谱了！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超级帅哥、超级名车、超级可爱的儿子——还是俩！上帝啊，您能再去死一死吗？

只见男人蹲下身子，尽量与小正太的视线保持平行，他帮小正太整理衣服，揉揉他的脑袋叮嘱了两句，小正太像个男子汉般不住地点头，似在保证什么。其间小小正太一直躲在小正太身后，似乎是有点惧怕男人，一直没敢抬头。男人看了他两眼，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

看到男人，学校里的女老师争先恐后地冲了上来，似乎是有些畏惧小正太，老师们边争着牵过小小正太的手，边说会好好照顾他们。男人点头道谢，空气中迅速

弥漫起一股可疑的梦幻粉红色。目送孩子们离开，男人坐回锃光闪闪的劳斯莱斯。车开过陶青春她们身边时，又让空气开出了朵朵透明的花。

“该死的！”陶青春一拳砸在墙上，“为什么他可以生出这么漂亮的孩子！”

陈灏暖暗呼一声“好疼”，她竟然为这个生气？陈灏暖看向陶青春的眼神又开始鄙夷起来，“人家基因好。”

“不是说丑陋的基因更强大吗！比如××的鼻子，×××的小眼，×××的厚唇，不都遗传给了孩子吗？”

“那我只能说，人家的老婆应该也是个美人。”

陈灏暖双手环胸，省吃俭用几个月买下的LV小挎包在细腰边晃了晃，美丽的脸上满是忧伤：“人家可是对面大厦的老总，集身份、名誉、金钱、权力于一身的超级名流，他一家子都是那个妖孽样子，孩子如果不可爱，那就是上帝无眼！”

“对面那栋三十三层的大厦？”

“对！”

众所周知，对面三十三层的大厦是全国都能排上名的大富豪——须木家的总公司。因为须木家的投资开发，这块原本鸟不拉屎的郊区，现在繁华得俨然有盖过市中心的势头。须木家的公司是跨国企业，大家削尖了脑袋想进去，不止因为良好的发展平台，还有须木家一贯人性的员工福利。许是想让员工毫无后顾之忧地为公司卖命，须木家在距离公司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城，聘请国内外知名的教师授课，学费却低得让人不敢相信。须木公司的人员流失率堪称史上最低，在业内一度被传为佳话。

陶青春隐约记得她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须木公司的当家说：“在教育上赚钱的人禽兽不如。”当时她还慷慨激昂了一番，却没想到那则引言竟然是这么年轻的家伙说的！她也曾向须木企业投过简历，只可惜专业不对口，精英又太多，陶青春毫无疑问地就被刷了下来，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在须木公司附近找了个工作，环境待遇却差了十万八千里！

她现在所在的公司在大厦对面的一间格子里，并且那万千的“格子”都搭在须木家的土地上。换句话说，连她们工作的地方都是向须木家租来的。

上帝真心没长眼睛啊，什么好处都安在一个人身上，让她们这些普通人怎么活啊！想到这里，一股怨念油然而生。

拖拖拉拉地来到公司，遥望那众多格子中的小格子，两人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门口的保安新来没多久，许是刚退伍，身上透露着浓重的军旅情结。见陶青春和陈灏暖掏出工作证，脚一顿地，立即行了个端正的军礼，说：“早上好！”

陶青春忙着诅咒“上帝，快去死一死”，朝他点点头便低头前行，陈灏暖自认为比陶青春的教养好，于是笑得很灿烂地跟保安道了声早安后，才甩着柔顺的长

发，扶着金灿灿的小包缓步踱了进去。人至贱则无敌，上帝被骂得狗血淋头，却又奈何不了陶青春，于是将怒气撒在了她的好友——陈灏暖身上。

我们的大美女陈灏暖一向都是踩着十厘米的细高跟还如履平地，偏偏今天见鬼，明明什么障碍物也没有，高跟鞋还降了两公分，却在迈入大门的那刻被绊得身子一倾。眼见就要丢脸丢大发了，细腰突然被搂住，整个人弱柳扶风地停在了半空中。

长发在半空中飘动，洗发水的味道因为骤然升高的体温而越发蒸腾，陈灏暖看着细腰上结实有力的胳膊，心跳瞬间乱了节拍。

将她扶起后，朴实的保安战士红了脸，不好意思地挠着脑袋问：“你……你没事吧？”

陈灏暖双手叠于身前，LV的小包在身后晃了好几下：“我没事，谢谢你啊。”

战士笑了笑，正好又有人进门，他赶紧跑过去检查门卡，确认无误后又敬了个军礼。

陈灏暖捋捋长发，转身就看到大贱人陶青春叉着腰，笑得一脸幸灾乐祸：“刚打卡，我正好踩点，而你——嘿咻，迟到了！”

陶青春和陈灏暖所在的网络公司经营着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网站，用陈灏暖的话说，她们也是IT业的精英分子之一。用陶青春的话则是，她们是一群战斗在虚幻世界的小苦逼。

陶青春在第一组，陈灏暖在第二组，两组的上司私下是好朋友，工作上却是死对头。身处其下的陶青春和陈灏暖有点尴尬，毕竟两人是多年的至交好友，不可能因为这两人时不时地冷战淡漠了彼此，却又不能在上司面前表现得太过于亲昵。所以一进公司，两人便不冷不热地开始了各自的工作。

快速地更新完自己负责的网站内容，陶青春跟做贼似的扫视了下四周。很好，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偷笑一声，陶青春点开一个很有名气的原创小说网站，登录自己的个人中心。看到那凄惨的点击量，那股期待劲儿就像被扎破的气球，迅速漏了个彻底，空余下一张蔫巴巴的皮，半死不活地挣扎着。

别看陶青春平日里是个嘴毒心黑没心没肺的家伙，其实内心却是个细腻温婉的女人。虽与陈灏暖是多年的至交好友，但两人的喜好却天差地别。看起来美丽文静的陈灏暖其实十分喜欢社交和热闹的活动，而总是精力过剩的陶青春一有时间却只想宅着，听听小曲码码小字什么的，完全是深闺小姐版本的生活作息。

似乎是自己都觉得这种反差太过于惊悚，所以陶青春从来不对人透露自己码字的喜好，并且还总是喜欢装出比本性更加五大三粗的样子用以混淆视听，谨小慎微得好像秘密一泄露，这辈子的脸就会丢光似的。

毕竟是合租在一起，陈灏暖自是知道她有码字那点小嗜好，却以为她是记录一些生活点滴，发发感慨之类的，完全不知道其实她是在写言情小说。

鼠标划过最近开的新坑，硕大的标题“贤妻良母”四个字像是在嘲笑陶青春的不自量力，零收藏的纪录彻底地刺激了陶青春。

看起来现实又物质的陶青春，其实根本没有嘴上说的那么在乎那些东西。相反，夺走她的梦想才会要了她的命。成为作家和贤妻良母一直都是她的梦想，可现在都工作两年多了，男朋友连个影都没有，更不要说老公了，写的小说也没人看，实现梦想遥遥无期。以前还可以用“注重学习”来自我安慰，现在她只能归结为“世上的好男人都替上帝去死了”。

陶青春无力地关掉了网页。

启动Photoshop，应上司要求将那些丑得让人连梦想都忘记的达人照片打开，P成一张张与之前相比面目全非、却美若天仙的脸。正自我厌恶时，QQ提示有好友上线，这功能她只对一个人设置过。

看着QQ上亮着的那个头像，陶青春纠结了一会儿，还是没忍住，主动发了条：
好久不见你上线啊！

过了很久，对方才回复消息说：

对啊，比较忙。

没停顿，陶青春赶紧回了消息：

大律师就是不一样啊，你欠我的奶茶还记得吗？

又过了很久，对话框才弹出两个字：

记得。

那你什么时候还我啊？

很快就打好了字，却不想太快回复，显得自己好像很闲、很稀罕对方似的，陶青春硬是忍了好几分钟才发送出去。

继续停顿很久，对方没有正面回答，只发了句：有点忙，下次再聊。

便下了线。

看着灰下去的头像，陶青春的手僵在键盘上。她将这段简短的对话从头到尾又品评了一遍，不太愿意承认对方其实不太想搭理自己，赶紧关掉了对话框。借着复印资料的由头，陈灏暖在路过陶青春旁边时，露出揶揄的笑容轻声说：“赶紧看QQ，段子尚上线了！”

陶青春扯了扯嘴角，佯装去看QQ。

段子尚是高她一级的学长，陶青春第一次看到段子尚是新入学的夏天，烈日炎炎下，在一众接送学弟学妹的短裤族中，身着长袖长裤的他显得特别显眼。事实证明，段子尚也确是陶青春长这么大见过的一年四季都包得最严实的那个。陶青春除了有古怪恋童癖，还是个严重的恋腿控，所以当她一眼看到段子尚那傲人一等的长腿时，便疯狂地喜欢上了他。

有
你
,
时
光
恰
好

陶青春四处打听消息、制造巧遇桥段，且只要是段子尚参加的比赛，无论大小她绝对会到场加油，甚至连跟踪她都做过，但才貌双全的段子尚始终不为所动。陶青春知道段子尚不讨厌她，却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不喜欢她。女生要矜持，不能没脸没皮地穷追猛打，这样会显得很廉价，给男生一种很好到手的感觉，反而更加不稀罕。这些陶青春都明白，但她始终做不到对喜欢的人玩攻略玩心计，总是忍不住地掏心挖肺给对方，所以她也时常暗暗自嘲，活该自己找不到男友。

坐久了，陶青春跑到茶水间倒水，没一会儿陈灏暖也跟着挤了进来，满脸都是“勾搭得怎么样”的奸邪笑容。

“段子尚貌似休息啊，挺闲的，挂在网上好久呢，我们还聊了好一会儿。怎么样？你们应该聊得更加深入吧？”

陶青春脸色一变，声调却仍是一贯的没心没肺：“还能聊什么啊，闲扯呗。”

挂在网上好久？看来他是对她隐身了。她到底是做了什么事让他如此避如蛇蝎啊！不喜欢就直说呗，她也不会那么不知好歹地缠着不放！偏偏什么都不说，让她这么不甘心地吊着，不上不下地跟蛇风干的腊肉似的，咸到发苦。

回到座位，发现QQ闪个不停，点开一看，是旁边那位娘娘腔又来对她诉说烦恼了。

娘娘腔名叫胡海，他本人没有他名字那样朴实，由于个性软弱又磨叽，说话无聊爱冷场，陶青春平时没少损他，可不知他本身是有受虐倾向还是没有什么朋友，竟然发现了以“嘴毒心黑”闻名的陶青春隐藏至深的母性，一有烦恼就默默地Q她，完全将她当成了知心姐姐。

陶青春看到胡海的QQ头像就胃疼，如果她是大贱人，那胡海堪称“骚包之首”。明明长得不尽如人意，却还老爱自拍，拍了也就算了，还不甘心于孤芳自赏，他总是运用他那出神入化的PS技术，将自己的照片P得连亲妈也不认识，然后喜滋滋地换成自己的头像。平时只要陶青春一转身就看到他在P自己的照片，再转身，他还是在执著地P自己的照片。二十一英寸的显示器上，完全是一张坑坑洼洼的大脸，怎么看怎么恐怖。

显然胡海比较满意这次的照片，所以他的头像又换成了全新的“胃疼系列”。陶青春低骂了一声“大骚包”，才略微看了下他发来的消息，密密麻麻的情绪发泄文，陶青春看得额上十字颤动，大意就是说自己爸妈逼自己回老家相亲安家，他不知怎么办之类。

陶青春简洁地回了句：

那你想回去吗？

胡海很快回复：

不想！我不想结婚，只想单身一辈子！

“那你就单身一辈子吧！”陶青春暗暗腹诽。胡海很瘦，小腿细得跟人家姑娘的胳膊似的，而他的“受”也跟他的瘦成正比。“喊”了一声，陶青春秉承着一贯豪迈的作风打过去一行字：

那还纠结个毛线！

胡海深知陶青春脾气暴躁，反正也算是得到了抽象意义上的支持，他不敢多磨叽，便一个人分析利害，暗自神伤去了。

打发了胡海后，陶青春猛然惊觉，段子尚对她的态度不会就像她对胡海的态度一样吧？陶青春不想承认自己跟胡海是一路货色，她烦躁地狠敲键盘，吓得一旁的胡海越发紧张地瑟缩起肩膀。

正激动着，上司时真挺着她那对傲人的双峰，昂首走了过来。

“青春啊，交给你一个任务。”

陶青春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善茬，她觉得自己任性自私、嘴毒心黑又不好相处，尤其缺少团队精神，脾气暴躁、一点就着又不爱听差遣，所以当手边事情没完、上司又来安排新工作时，她脸色顿时就阴了下来。

时真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不然也不会在短短两年之内连升三级，成为他们这组的组长。她也看出了陶青春的不悦。老实说，她不太喜欢陶青春这人，个性太强烈又不好掌控，放在身边跟个定时炸弹似的，但陶青春胜也胜在她个性够强烈，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在她这种强势的人手中，反而变得格外容易解决。所以当接到上头的命令时，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交给陶青春。

为了以示友好，她亲切地揽住陶青春的肩膀，示意助理搬过来一摞资料，和颜悦色地说：“是这样，刚才跟总编商量，我们准备开一个名人专栏，专门采访一些上层名流或是某一领域十分出色的大师。不要求流量，主要为提高网站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正好刚定下一个采访对象，这些都是他的资料，你想办法搞定，约好采访时间交给我就好！”

陶青春没说话，皱着眉头翻开资料，声音顿时变得格外凄厉：“要采访须木泽？”

刚准备离开的时真见她反应这么大，便又折回来说：“对啊，他就在对面，就近原则嘛。交给你了啊，约好时间剩下的我来解决！”

就——在——对——面？

对面是什么地方？三十三层的大厦，全是须木公司的！连她现在办公的格子间都是向他租来的！还约好时间采访给她来？这明显就是撷取她陶青春的胜利果实，赤裸裸地抢功嘛！虽然“伺候”好直属上司，她得到上面的好处后，她们这些下边的小喽啰才能跟着一起鸡犬升天，可为啥她就是这么不爽呢？

一个小破网站，连建立新栏目的投资都舍不得，还想着一步登天去采访上层名流、业界大师，脑子被屎糊了吧？以为伸手天上就掉金子啊！

须木泽——长腿名车有可爱孩子的大帅哥，能接受他们这种网站的采访才怪！别说采访，恐怕连正眼都不会瞧她一下吧？

“我有点无能为力啊，您觉得胡海怎么样？毕竟他一直跟着潮流走，人也比较小资，时尚感也强，约访也不会像我这么寒碜……”

胡海一听到“须木泽”三个字，两眼就开始发光，就算陶青春不推给他，他也会死皮赖脸地求带，陶青春正是看中了这点，才有恃无恐地推了出去。

但时真丝毫不给胡海面子，瞥都不瞥他一眼：“小海这孩子性子太软弱，交给他我不放心。”

“那给湿人也行啊，他一向泰山崩于前而不动于色！”

湿人是陶青春斜对面的同事，本名叫秦雨，因为喜好文艺又爱作诗，被陶青春称为“湿人”。绰号这种东西，已经扩散就再也收不回了，于是所有人都忽略了他诗意的名字，只记得他“湿人”的绰号。最近湿人刚失恋，整个人处在低气压中，很久没主动跟别人说话，整个人阴森得都快赶上陶青春的变态了，也只有陶青春这个不怕惹事的炸弹在这时候还敢揶揄他。

有人提到自己，一直处在失恋伤痛中的湿人眼珠只是动了动，便又恢复成死鱼状，极为享受地再次堕入到忧郁的深渊。

时真眼珠懒懒一转说：“给他？不行。”连多余的解释也没有。

“那给黄米也不错啊！”

黄米本名柳小米，挺可爱的名字，但到了陶青春这里则变得四不像。同样，这绰号也是广为流传。

听到陶青春提黄米，时真愣了一下。黄米这姑娘工作能力不错，长得也过得去，但天生性格阴森。不同于湿人刻意营造的沉默，她是从骨子里透出的虚无缥缈感，整个人的存在都显得特别不真实，很容易被人忽略。至于陶青春为何叫她黄米，自然是有不为人知的原因。

黄米这人看着阴森，实际上却是个内心十足糜烂的腐女，经过大贱人陶青春的组内宣传，黄米也彻底放弃了节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出来的H话简直连组里唯一的男人——湿人都难以接受。哦，忘了，胡海貌似大概可能也算个男人……

时真踌躇了一下：“你觉得这采访交给黄米合适吗？”

陶青春沉默了半晌，实在也想不出理由，默默地在心里对黄米道了歉。

“别挣扎了，这事就交给你了！”拍拍陶青春的肩膀，时真在陶青春再次推托前结束了这个话题。

看着桌上摊开的资料，须木泽一张帅脸占据了整个版面，怎么看怎么有型，对比起之前看到的胡海屏幕上P的自拍照，陶青春在头痛之余，瞬间有种被治愈的感觉。



所有对须木泽的报道和文章都是千篇一律的那么几句话，这个很少接受访问的豪门子弟，年纪轻轻就当上集团老大，为人却丝毫没有像其他年轻人那样的骄奢淫逸和高调浮夸。查了一上午资料，陶青春就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须木泽二十五岁就结婚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七岁，小儿子三岁。（喊，结得真早！）
2. 三年前须木太太生小儿子时难产去世，须木泽单身至今。（又是难产！所以女人为什么一定要生孩子？）
3. 他没有任何花边新闻，却与公司一高管女士走得很近。（绝对有猫腻！这样条件的男人不寻花问柳，打死她都不相信！）

资料少得可怜，采访之路荆棘遍布，陶青春想死的心都有。

纠结着到了午饭时间，第二组组长乐英一下班就变身，立即将“工作上的死对头”这身份抛掉，乐滋滋地跑过来，亲昵地挽起陶青春的上司——时真的胳膊，恢复成团结友好姐妹花的样子，邀请大家一起去吃饭。

正被采访搞得焦头烂额的陶青春，一听她咋呼整个人就忍不住焦躁。在陶青春眼里，乐英是个十足的吃货，偏偏喜欢吃的东西没一样是陶青春喜欢的，跟她一起吃饭就是活受罪！不止如此，她每次还逮着机会就刺激一下陶青春，明知道陶青春的脾气不好，还老爱试探她的底线，让陶青春“烦不胜烦”。这会儿听她一吆喝，陶青春赶紧低下头，只求这吃货放过自己。

可乐英怎么可能轻易放过陶青春，她拉着时真就凑了过来：“青春，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陶青春几不可察地抖了抖眉毛，头也没抬地说：“我不吃了，手边事儿太多。”

乐英“嚯嚯嚯”的连笑三声，又开始了老生常谈：“就是因为你老不参加集体

活动，所以到现在还找不到男人啊！年纪也不小了，却形单影只。挺好的一个人，可别让人家认为你长得不好看，所以没人追啊！”

其实陈灏暖也没有男朋友，但因为长得实在是漂亮，身边从来不乏追求者，所以乐英也不好意思戳她。而作为陈灏暖好友的陶青春，因为时常站在她身边，即使姿色尚可，也因为参照物太过于璀璨而显得暗淡无光，再加上陶青春根本就没有找男友的打算，所以成了公司最大的两个组里，除陈灏暖外唯一一个单身的女性。

乐英时不时就拿这事损她，刚开始陶青春还只是当个玩笑一笑置之，可提起的频率太过于频繁，搭上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和幸灾乐祸的语气，即使神经再大条，陶青春也估摸出点别的味道。

她知道自己是平时广结善缘的那种人，但也实在不明白自己是哪里惹到了乐英。思前想后，只能将原因归结为自己实在是太过于青春朝气，让那个三十多岁的老女人妒忌了。

乐英时刻彰显着作为本地人的优越感，可自己明明是个因为连房子都买不起而被拖着没结婚的苦逼，找的男人也是跟高帅富沾不上边的货色，却还总是嘲笑她这种什么都不用操心的人。除了自卑，陶青春想不出其他的原因。

“男人的事，不劳您操心。”陶青春又翻开一本杂志，拒绝的意思很明显。

乐英却以为刺激成功，更加得寸进尺：“毕竟大家同事一场，怎么可能不关心你呢！啊，你在看须木泽啊！早就跟你说过了，眼光不要那么高，这种男人不可能看得上你。做人啊要实际一点，不然就有可能一辈子单身了！”

陶青春翻书的手一顿，时真太了解她的性子，这明显是要发飙的前兆，她可不想自己的好友和下属吵起来，于是赶紧打圆场，拉着乐英便要走：“别打扰青春了，人家忙着呢，没时间吃饭！对了，青春你想吃什么？我等下带给你啊！”

“不用了，谢谢。”陶青春生硬地敲着键盘，恨不得上去一脚踹飞了乐英。

“须木泽的采访你盯着点，出外勤回来找我签字就行！”说完，时真赶紧拉着乐英离开现场，救了她一命。

“这叫一物降一物吗？”等老大们离开，陈灏暖蹭了过来。

陶青春冷哼一声：“这不叫一物降一物，这叫谁比谁更没底线。我贱别人有分寸，这女人贱别人就是纯粹的人身攻击，偏偏还举着大义的旗子。我没让她血溅三尺，是给她留点余地。”

陈灏暖知道陶青春是真的动了气，也不多开玩笑，她侧过身子说：“那你要吃什么吗？我带给你？”

“不用了，我下午出外勤。该死的须木泽，到底是多神秘啊！网上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查不到！”

“那你打算怎么做？”

“正面突击！”

风吹日晒，雷鸣雨淋，陶青春发现须木泽的生活就是三点一线——家、儿子的学校、公司。每天干的事情就是送两个儿子去学校、上班、接两个儿子放学回家。

如果须木太太还在的话，他绝对就是那种好好上班，然后在工资日乖乖将工资交给老婆，连私房钱都没心思存的无趣男人啊！不过有那么可爱的两个儿子，换作谁都会心甘情愿地交出工资养他们。但好歹也在媒体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陶青春绝对不信这颗鸡蛋会没有缝！

于是陶青春又一连蹲守了好几天，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她逮着一点苗头。

那天陶青春照例坐在须木集团侧门边的咖啡厅，正无聊地用iPad玩着麻将时，一个戴着墨镜的女人抱着小孩走了过来。陶青春的“雷达”一向对美好的人物反应灵敏，当下一瞥就认出这墨镜女抱的小孩是须木泽的小儿子。此时这位可爱的小公子正抽抽搭搭地呜咽着，两只小手攥成拳头，不住地揉擦着眼泪。陶青春捂住口鼻，被这幕可爱到爆的动作萌得鼻血上涌。

墨镜女神态优雅地打了个电话，声音之缠绵婉转让陶青春脑里迅速闪出一条信息——有奸情！本着偷听偷看偷拍的专业素质，陶青春用iPad遮住了脸，虽然根本就没人注意她，但她做贼心虚，气场不自觉地就开始猥琐起来。

接电话的对象姗姗来迟，陶青春一口咖啡差点从鼻孔喷出来，竟然是那个让她望穿秋水都看不到的须木泽！活生生的本人！而且还跟着墨镜女一起坐到了她身边的位子！陶青春一激动手一抖，咖啡杯磕在玻璃桌上，发出很刺耳的碰撞声。

被声音吓了一跳，须木泽顺势看过来，始作俑者用种很奇怪的姿势僵硬地看着咖啡杯。似乎是注意到他的视线，陶青春犹如生锈的机器人般，一转一停顿地回看了过去，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iPad被咖啡淋到了，她赶紧站起身，在服务生的帮助下慌忙地擦着咖啡。

剪裁得体的西服勾勒出高挑的身材，狭长的眼睛在瞥过来时平静淡定，连拉开椅子的动作都谦和儒雅，须木泽浑身上下透着股说不出的气质，温和又霸气，仿佛能扼住人呼吸的气势，真真的人间极品！

陶青春暗暗掐了自己一把，眼神却还是情不自禁地往小正太身上瞟。墨镜女等了好久，这会儿那哭累了的小男孩已经窝在她怀里睡着了。

这小子长大了后，会不会也是须木泽那个样子？祸害啊祸害！陶青春感慨之余，手也不闲着，不停在桌下按着单反的快门。

“彩有点不舒服，我就先把他接回来了。”墨镜女摘下墨镜，柳叶眉勾魂眼，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啊！

身为父亲的须木泽反而没墨镜女那么紧张，只是淡淡地看了眼熟睡中还含着眼

泪的小正太，叹了口气，伸手将他抱了过来：“以后你别管彩的事了，让公司人看到了也不好。”

“你明知道我跟彩的关系，我怎么可能不管他！”

小正太原来叫彩，那全名就是须木彩喽？

“怎么可能不管他”，陶青春学着墨镜女的语气，无声地吧唧着嘴，按快门的速度又快了几分。说得这么暧昧，关系肯定不一般！

“以后不要在工作期间去看彩了，也不要在上班时间叫我出来。”须木泽淡淡地扔下这句话，便抱着须木彩回了公司。

似乎早就料到对方会是这种反应，墨镜女不怒反喜，浅呷了口咖啡便又戴上墨镜，踩着凌人的高跟鞋婀娜多姿地跟着回了公司。

陶青春这才想起检查iPad，万幸没有坏。想到刚才墨镜女那种胜券在握的笑容，陶青春突然文思如泉涌，收拾好东西迅速回了对面的小公司。噼里啪啦地敲了好一会儿键盘，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便写了出来。

喜滋滋地递给上司时真，却没想到对方才看一眼就打了回来：“我们要的是高端路线，不是八卦新闻。”

“从八卦入手也能引起轰动啊，而且说实在的，也更贴近咱们网站的受众群。”

“别的人可以八卦，但须木泽不行！”

“为什么？这可是一手资料哎！”

“陶青春，你非要我说得这么白吗？这样八卦须木泽，你还想让公司运营下去吗？你以为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胡诌不出你这样的八卦新闻？他的花边新闻之所以这么少，且不论他的道德品行好不好，但就让媒体噤声这条，你也应该明白其中的厉害！”

陶青春像是被扎漏了的气球，拿着稿子蔫巴巴地坐回椅子，刚想转身，眼角突然瞅见旁边的胡海又开始P自己的头像，硕大的屏幕上满是涂改的刷子，陶青春瞬间遏制住自己转身的冲动，默默地关掉电脑，烦躁地挠着后脑出外勤，离开了这个满是奇葩的地方。

蹲到傍晚，时真发来一条短信，大致是说已经好几天了，老大很心急，让陶青春赶紧想法子搞到须木泽的专访。

“说得简单，那你来啊！”冷嗤一声，陶青春关掉手机，烦躁指数直线上升。同时，她再次肯定自己这种讨厌被差遣的性格真心变态了。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了一会儿，觉得只有美好事物才能安慰自己萧索的心，于是走着走着又来到了回家的必经之路——须木学校边上。正赶上放学，孩子们都一窝蜂地拥了出来。陶青春一向视力涣散的眼神，在此刻却聚焦得堪比显微镜，在不断